

名家析名著丛书

沈从文 名作欣赏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沈从文名作欣赏

赵园 编写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邮编: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 1/32 19.75 印张 460 千字 4 插图

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第三次印刷

(平)ISBN7-80037-888-8/I·84 定价:13.50 元

(精)ISBN7-80037-843-8/I·76 定价:18.80 元

鉴赏文撰稿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安忆

吴秉杰

吴福辉

汪曾祺

赵园

凌宇

温儒敏

王晓明

吴俊

何立伟

范智红

赵学勇

唐敏

楼肇明

孙郁

吴晓东

汪晖

陈思和

姜泓冰

钱理群

蔡测海

我没有打算过写所谓“导读”，这除了因我自知对沈从文的研究所及甚浅外，也因已有更配称“导读”的文字在，如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出版）及《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及湖南文艺出版社中译本），等等。对沈从文其人其作感兴趣者，还应读一读由吉首大学的沈从文研究者编的那本很有分量的纪念集《长河不尽流》（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至于沈从文本本人提供的导读文字，除他的那些篇文论外，即应推本书置于卷首的《从文自传》了。作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我对作者本人的“意图说明”一向不怎么认真，却决不低估传记材料的研究价值。自传的有趣之处不只在述说了什么，还在述说方式，“记忆”对“材料”的加工方式。何况对于本书的读者，《从文自传》首先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作品呢！

不试行“导读”，也因了对于为本书撰写鉴赏文字的作者的信任。令我欣喜的是，我收到的这些篇短文，较少高头讲章式的枯燥刻板，较少八股气，多能由具体作品及于深广，甚至使人由一作约略窥见沈从文及其艺术世界的一角隅。至于作者们的读解各有一些“成说”之外的新意，更是我期待之中的。我以为

“鉴赏”类书籍无论面对的是哪一读者层，都不必希图提供“标准解释”。文学作品生命的延续正赖有人各不同、代各不同的读解及读解方式。情况从来是，因了批评理论、批评工具的更易，使得作品中素被“掩盖”、忽略的东西“呈露”出来。原作被不断诠释的可能性，是作品“生命犹在”的一种证明。与这“生命”为敌的是僵硬顽梗且自以为垄断了解释权的“研究者”。如鲁迅所说的那种“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那样的大文，在我们的出版物中是从不缺乏的。

作为专业工作者，我并不尊重“专业眼光”的神圣性。过分的专业化，有时适足以成为专业者的限制。当着研究陷于停滞时，或正赖有非专业者的介入、参与，方能为“专业”注入生机。我因而要特别向为本书撰稿的小说家、散文家们——汪曾祺、王安忆、唐敏、何立伟、蔡测海——致谢。作家与批评家关系之微妙由来已久，且不独中国为然。应当承认，我个人是一向爱读作家们的创作谈与批评文字的，常常惊喜于那些文章中非严格规范（“批评规范”）处闪烁着的独见。此外，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而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撰稿者，也因他们的“非（现代文学）专业”的识见，为本书的鉴赏部分增添了精彩。

本书撰稿者的名单上有一些较为陌生的名字。我所约请的几位年轻的研究者（其中包括在读的研究生）各自为本书提供了漂亮的短文。专业的生机从来赖有新人迭出。我个人则更因日见衰老，时时渴望着由年轻人生气勃勃的姿态中汲取活力。

我不便向支持了我的友人们——致谢，但我仍不能不提到凌宇的鼎力相助。如若没有他提供的宝贵意见及他慨然承担的撰写重任（他为《从文自传》等篇所写的鉴赏文字，正是称职的导读之作），我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汪晖于去国前的忙迫中仍完成了他承担的题目，也使我于欣喜中又略感不安。我似乎欠债太

多，太吝于付出，愧对一向体谅支持我的友人们。但我也自知积习如此，忏悔之余，会“依然故我”地埋头于自个儿的一方园地，而未必能如我的朋友们似的慷慨的。

编此类书在我，是初试，受命时虽并不那么情愿，进入工作后却也得了一点新鲜的经验。在为本书写稿的相知、相识与不相识的作者，这毕竟是一次小小的合作。我个人虽性喜独处，且以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更是“个体劳动”，但对某种不拘限个人才情的合作形式仍有浓厚的兴趣，如“丛书”式的合作。群体意识不必蓄意造成，但集束的成果推出，有助于将新的姿态带进学界，——这或许出于我所属的一代人的经验。“新时期”的十几年间，将一代、一批研究者作为一种力量介绍给社会，这种工作，是由一批富于远见与事业感的学术刊物、出版社承担的。我将在另外的场合谈到“作者与编辑”、“一代研究者与出版家”、“学界与出版界”。我以为十几年间的学术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出版家参与组织的，未来的学术史将会如实记录出版界在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出版业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我只祈望年轻者能有我们一代所曾有过的幸运。尽管商业大潮的冲击已使他们的处境与我们当年大为不同，我仍愿意相信会有乐于发现、扶植新人的出版家，以丛书的形式及其他形式，将年轻者作为“代”而推出，如上海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率先做过并在继续做着的那样。

关于本书，我想说，尽管近年来“鉴赏”类书出版量较大，中国和平出版社组织的这套书仍受读者青睐，至少证明了“普及”工作的意义。已出的一种《鲁迅名作鉴赏词典》装帧印刷之精良，亦促使我努力效法沈从文先生的“临事庄肃”，生怕使热心的读者在购得这种定价略嫌昂贵的书时感到失望。我是希望出版物（作为商品）讲究一点“包装”的——即在装帧设计以至版式用纸

等等上,注重一点“文化品味”。我有一种信念,以为当代中国倘有真正的“出版家”,多半会出在“外地”而非京城;现在又以为京城中新崛起的出版社,其气魄有可能超过某些“老店”——虽然这猜想还有待于证实。

对于缺乏有关的文学史知识的读者,本书中的某些鉴赏之作或稍嫌艰深。以为“鉴赏”类文字,书籍必浅,也象是一种偏见,使趣味高雅的学者不屑于涉笔。在我看来,一味求浅俗,亦应是鉴赏类书出得滥、被轻视的原因。本应有种种的鉴赏眼光与鉴赏方式,即如文物鉴赏家与博物馆中的普通参观者所见即大不同。我不愿自己所编的这书中的文字太“学院气”,却决不以为可以为此降低学术水准。所幸有起码鉴赏力的读者并不全然依赖于别人的导引,他们手中持有自己的那把钥匙,只将别的读解者作为不妨对话的一方而已。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请读这本书。

沈从文作品的版本问题较为复杂,吴福辉在其鉴赏文字中已谈及。因本书面向一般读者,“作品”部分用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沈从文选集》,及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沈从文小说选》。鉴赏文章中的引文与“作品”容或不同。专业工作者可查阅初版本及其他版本。

编者又识

目 录

序言	(1)
----------	-----

· 传 记 ·

从文自传(节录)	(1)
----------------	-----

· 短 篇 小 说 ·

柏子	(28)
龙朱	(38)
阿金	(61)
旅店	(71)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83)
会明	(96)
菜园	(113)
夫妇	(125)

萧萧.....	(138)
灯.....	(156)
绅士的太太.....	(180)
丈夫.....	(212)
三三.....	(235)
虎雏.....	(264)
黔小景.....	(292)
静.....	(305)
如蕤.....	(318)
生.....	(350)
顾问官.....	(359)
八骏图.....	(372)
新与旧.....	(403)
贵生.....	(419)

• 散 文 •

鸭窠围的夜.....	(446)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457)
箱子岩.....	(473)
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484)
凤凰.....	(498)
云南看云.....	(516)
烛虚(节录).....	(525)
潜渊.....	(538)
生命.....	(547)

· 长 篇 小 说 ·

阿黑小史(节录).....	(553)
边城(节录).....	(568)
长河(节录).....	(592)

· 附 录 ·

沈从文作品要目.....	(612)
沈从文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616)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大约在两岁左右。我从小到四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到认完六百生字时，腹中生了蛔虫，弄得黄瘦异常，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那时节我就已跟随了两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那人既是我的亲戚，我年龄又那么小，过那边去念书，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

到六岁时，我的弟弟方两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时正六月，日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又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发喘。又不要人抱，抱时全身难受。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都用竹簟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但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我的弟弟病后，家中特别为他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照料得法，他便壮大异常。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猴儿精了。

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如一般风气，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但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比较其余小孩，可谓十分幸福。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枯燥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我间或逃学，且一再说谎，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便当砍去我一手。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我爸爸平时本极爱我，我曾经有一时还做过我那一家的人物。稍稍害点病时，一家人便睁着眼睛不睡眠，在床边服侍我，当我要谁抱时谁就伸出手来。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我的爸爸既一面只做将军的好梦，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不希望我做将军，却告给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以及他庚子年间所得的一分经验。他因为欢喜京戏，只想我学戏，做谭鑫培。他以为我不拘做什么事，总之应比做个将军高些。第一个赞美我明慧的就是我的爸爸。可是当他发现了我成天从塾中逃出到太阳底下同一群小流氓游荡，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说谎时，我的行为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同时那小我四岁的弟弟，因为看护他的苗妇人照料十分得法，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年龄虽小，便显得气派宏大，凝静结实，且极自重自爱，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二十二岁时便做了步兵上校。至于我那个爸爸，却

在蒙古、东北、西藏各处军队中混过，民国二十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在本地土著军队里做军医（后改为中医院长），把将军的希望留在弟弟身上，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

我有了外面的自由，对于家中的爱护反处处受了牵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领导我逃出学塾，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桔柚园中去玩，到各处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他教我说谎，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即或不逃学，学塾为了担心学童下河洗澡，每到中午散学时，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朱笔写个中字，我们还依然能够一手高举，把身体泡到水中玩个半天。这方法也亏那表哥想出的。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我最初与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

现在说来，我在做孩子的时代，原本也不是个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我并不愚蠢。当时在一班表兄弟和弟兄中，似乎只有我那个哥哥比我聪明。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懂事。但自从那表哥教会我逃学后，我便成为毫不自重的人了。在各样教训各样方法管教下，我不欢喜读书的性情，从塾师方面，从家庭方面，从亲戚方面，莫不对于我感觉得无多希望。我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我最先所学，同时拿来致用的，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似乎就只这样一个

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纪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个都高。

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时，我又不曾在我职务上学好过什么。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习惯。极显明，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

自从逃学成为习惯后，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什么也不再关心。

有时天气坏一点，不便出城上山里去玩，逃了学没有什么去处，我就一个人走到城外庙里去。本地大建筑在城外计三十来处，除了庙宇就是会馆和祠堂。空地广阔，因此均为小手工业工人所利用。那些庙里总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绞绳子、织竹罩、做香，我就看他们做事。有人下棋，我看下棋。有人打拳，我看打拳。甚至于相骂，我也看着，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如何结果。因为自己既逃学，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人，所到的必是较远的庙里。到了那里，既无一个熟人，因此什么事都只好用耳朵去听，眼睛去看，直到看无可看听无可听时，我便应当设计打量我怎么回家去的方法了。

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内中有十多本破书，由《包旬杂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分量相当沉重。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凡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许多这种小孩子，因为逃学到各处去，人家一见就认得出，上年纪一点的人见到时就会说：“逃学的，赶快跑回家挨打去，不要在这里玩。”若无书篮可不必受这种教训。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那地方无一个人看管，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他的书篮。小孩

子对于土地神全不缺少必需的敬畏，都信托这木偶，把书篮好好的藏到神座龕子里去，常常同时有五个或八个，到时却各人把各人的拿走，谁也不会乱动旁人的东西。我把书篮放到那地方去，次数是不能记忆了的，照我想来，搁的最多的必定是我。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在学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忏悔。有时又常常罚跪至一根香时间。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鳊鱼被钓起离水后拨刺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上去，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处罚的时间忘掉，直到被唤起以后为止，我就从不曾在被处罚中感觉过小小冤屈。那不是冤屈。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

家中对这件事自然照例不大明白情形，以为只是教师方面太宽的过失，因此又为我换一个教师。我当然不能在这些变动上有什么异议。这事对我说来，我倒又得感谢我的家中，因为先前那个学校比较近些，虽常常绕道上学，终不是个办法，且因绕道过远，把时间耽误太久时，无可托词。现在的学校可真很远很远了，不必包绕偏街，我便应当经过许多有趣味的地方了。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做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夹板上鞋。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尽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

多力的苗人，踮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我还必需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我还得经过一些屠户肉案桌，可看到那些新鲜猪肉砍碎时尚在跳动不止。我还得经过一家扎冥器出租花轿的铺子，有白面无常鬼、蓝面魔鬼、鱼龙、轿子、金童玉女，每天且可以从他那里看出多少人接亲，有多少冥器，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换了些什么式样，并且还常常停顿下来，看他们贴金傅粉，涂色，一站许久。

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每天上学时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里面放十多本破书。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门，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赤脚向学校走去。不管如何，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若从西城走去，在那边就可看到牢狱，大清早若干人带了脚镣从牢中出来，派过衙门去挖土。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没有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若还有野狗在那里争夺，就预先拾了许多石头放在书篮里，随手一一向野狗抛掷，不再过去，只远远的看看，就走开了。

既然到了溪边，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学校在北门，我出的是西门，又进南门，再绕城里大街一直走去。在南门河滩方面我还可

以看一阵杀牛，机会好时恰好正看到那老实可怜畜牲放倒的情形。因为每天可以看一点点，杀牛的手续同牛内脏的位置，不久也就被我完全弄清楚了。再过去一点就是边街，有织簪子的铺子，每天任何时节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用厚背的钢刀破篾，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簪子。（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又有铁匠铺，制铁炉同风箱皆占据屋中，大门永远敞开着，时间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把铁锤从身背后扬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溅的一下一下打着。有时打的是一把刀，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有时看到的又是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大板凳上，用一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铁皮，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的钢片嵌进熟铁里去。日子一多，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秩序我也不会弄错了。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象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每次我总仔细看看，真所谓“过屠门而大嚼”也过了瘾。

我最欢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但最使人开心的事，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若河中涨了大水，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家具、南瓜同其他东西，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在桥头上呆着，注目水中，有所等待，